

梅
花
草
堂
集

梅花草堂集卷之六

吳郡 張大復 著 後學 顧錫疇 較

傳

丹徒劉氏世傳

萬曆丁巳予客潤州得讀劉中翰所爲譜族之書大都原本始祖而闕其不可知者各自爲宗稱劉氏實錄云是歲之秋中翰呼予登三山望開沙泫然流涕曰我高王祖梅溪翁承先業起家于此王祖性醇謹力耕畏法見青衣人輒避匿沙上人安之歲時蘇社

不得梅溪翁弗歡而梅溪翁又雅自信即世俗悍
無能攫其慮者梅溪翁且死誠其諸子三事曰君寔
生我而忍逋其賦祖產寔活我而忍割于貧吾身寔
可愛而忍囂于訟若者不可以為子諸子奉其言至
今而長子賓竹翁予曾王父也自開沙徙居府灣初
試為郡功曹又試為巴陵典史典史職捕盜而翁偵
湖湘之盜多窟穴洞庭彭蠡間為罷漁人之稅使自
為漁而因勢擒之湖湘盜平凜凜稱能吏矣其治平
江著姓之訟則純務德化不事敲朴蓋其天性固有

然耳賓竹子對山以春秋游太學喜觴咏宏積淵度
謂可俯拾一第而弗售則小試爲萬年丞已又謝去
其丞而日從諸名家酣歌招隱金焦北固之間覺香
山洛社去人不遠亦時料理攝萬年事所爲採木訂
歛治堞饒州戢亂擒猾多可述于世云對山翁弗自
足也曰勉爲善無負梅溪翁三戒以俟我後之人而
是時叅政明吾公英英露頭角矣對山翁使其健奴
小具什一列肆闌闌中闌闌人易劉氏之自開沙來
徙也謀中其列肆者人勸翁稍避匿無爲難首亦阻

吾公奮然毋匪強疇自衛夫將取贏于市而畏念走
哉盡天下皆闕闕也則挺挺事縣官時露其辯識懾
諸闕闕人莫敢吐氣公即頡頏闕闕乎而所奏莠已
走四方登丁丑進士第選地部主事歷負外郎郎中
叅政東充公之爲地部也務綜實爲大司農王遴所
器重料草通州允漕楚宋督儲薊鎮無非寔者居充
二年上下凜凜嚴憚叅政亡何病死寧陽官舍召其
子汝弼訣吾自可不負朝廷所究論鄉黨利病風俗
無及矣小子識之汝弼泣受命張子曰予聞中翰說

如此當是時心許中翰將彙之以傳于世會料理吾
鄉人物未暇也泰昌元年中翰以所補志傳來參伍
考訂無溢者爲述中翰前語作劉氏世傳中翰綜稟
似叅政醇謹似梅溪翁英他竒行疏節皆以仁心爲
質而決斷行之常設方畧拯溺江上又行營高嶽地
以便掩瘞與人約曰凡拯一人活者授若干緡拯既
死即瘞之者緡若干而濱江之故爲溺以祈緡中
翰誠家人必與之無令拯者懈也每秋濤暴漲風雨
如晦蓬頭索髮裸跣盈其庭則中翰之神愈王心以

匱告懽然不樂曰此事終不可罷雖稱貸益之無恐也居恒勉飭子弟以孝弟忠信其業必執于時王之制千里之外時勤幣請曰所恃繩先德必有立于世惟此其他無弗可從吾儉者然其爲德於鄉厚施于族倒廩與之者數矣張子曰丁巳春中翰滙族人上江南墓宗老歎頌其惟恭政之德其家子弟莫喻也宗老曰我開沙人沙崩徙家無徙墓者昔昔之歲沙上累累受灌爭拔樁置阜沙少幸旦夕恭政亦拔宗人諸樁擊礫次之曰某公某妣之柩其後阜沙再崩

焚不可辨而劉氏昭穆如故盡徙江南開沙人故有生不識先人墓者今又藉中翰之義聚族于此豈易也哉中翰低頭傷感已知其不可盡攷譜族之作所由來也譜曰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中翰之拯溺江上斯何心術哉吾鄉李中丞聞之謂某曰吾寡風雨之夕輒思江上翁作如許吉祥事中翰聞而又瞿然自訟其爲世所跡也中翰真長者才可濟世不試于時其于叅政究論鄉黨風俗利病無不見諸行事矣劉氏自開沙徙府灣公居駝峰江自蜀抵潤豈也

若駝中翰之唐加隆焉地志甕城駝峰是也或曰蓋
天授之云

晉子充先生傳

先生姓晉氏字子充崑山人初爲嘉定學弟子改郡
學名曰亨行年六十則又更名知年云性倜儻通曉
當世得笑之務而燭照冥所將然湊會卒發無弗之
解父某婿安溪楊氏生先生安溪俗好悵匿其情
以使物而先生故磊落即弗與安溪子弟群獨從歸
太僕學古今二業讀班馬荀揚諸書說劍擊毬關鷄

走狗爲游藝之適溪上子弟心伎之稍稍搆難先生
謹身坦慮萬端莫能相中嘗匹馬渡安溪草茂茂偃
豁澤無梁先生曰嘻豈其伏耶疾馳馬跨澗南渡而
馬敗追者至無如何矣一溪上子弟驚相告以爲神會
甲寅寇至先生提所善梨花鎗赴之斬陣陷堅時時
上功幕府謂可得一賞遂爲天子紓南顧之憂亦時
有物敗之而先生喟然曰騷孺子何足與圖乃杜門
故里益繕公車之冊而顧視堦除間亭亭玉樹干霄
直上先生曰我故不欲以三寸管自隘封侯事而造

物者付我此兒終須由文學進身繩武何恨于是日
益課其子嘉猷爲經生而歿之治經生家言驚其令
屠隆又驚都御史孫光祜使其子北函稱弟子都御
史因是知先生請與相見定兄弟交當是時諸長吏
爭願納交先生先生謝勿徃曰御史以氣類之故偶
通姓名而諸長吏又以御史故重予予滋慙矣乃暮
舊廬楊巷村發岐黃書讀之刺血脉洞五臟求診者
盈其庭無弗應手而活先生故不以岐黃家自雄也
每遇廟堂宵旰及人間一切不平事輒以數語剖之

事後當成敗如列眉目卒遇非常了不驚念得歲八十有一或曰先生然諾似季布排難似魯仲連風流跌宕似張緒道廣似陳太丘而識力過之云論曰晉先生貌然而語徐雖甚忍無矜憤之色臨池觴咏流連婦人各極一時之致或爲是非利害所感發目中曾無百萬貔貅氣養由繳矢而獸號豈虛語哉予父予先生爲家宰之相視莫逆故予知之特詳夫先生所謂布衣之俠能令御史大夫交歡元弟既老脩然幾無負郭可以自給何獨英雄不計子孫哉夫其有

以試之晁可不須吾而草也夫

譚公亮傳

海虞譚應明字公亮其先以貧特聞鄉里而公亮又
早孤貧入太學心甚惡之於是折節讀書通賓客嘗
慕朱家郭解之爲人身行其事何不至焉然自奉寒
素不肯與諸貴游等諸貴游聞知深相結納詭秘相
矜險語弄翰相屬形巨測遂收捕都御史獄毋紉綠
紵衣與訣揚揚就檻去縣官率邏卒數百人就其家
取所與性來快將籍之母聞勒家衆肅翼左右如城

守虛甬道令縣官入而母率其婦陸伏認寢門內訴
曰痴兒不解事取註誤故當其必不然老婦知之明
府此行脫可跡跡之何論籍吾家必無所得諸纍纍
者故譚氏流血刻骨之遺也幸戒邏者不得馳生他
竇焉縣官色恐乃肅隊而入則已盡露寶珠非翡翠黃
白羅綺珍玩于庭中盡一室反覆之無驗已歷數十
室如初已入曲房涉永巷如初皆有奴人左右亦如
城守縣官嘆非常毋云而諸邏者無所得志亂取漁
具汨泥截流網魚食之犬魚如舡鼓鬣揚鬣偃強泥

沙間人立重不可舉大笑散去公亮聞之曰故知老
母不驚豈池魚殃亦不及耶縣官白御史取狀無驗
而御史亦購得公亮與人書有彼中諸葛字笑曰彼
哉彼哉是駮不反足白之矣于是公亮衣紵衣見母
母顧見衣督中蠹蠕蠕飛動乃着于盤盞齧不可刷
公亮曰兒固不覺其多若是其友聞之曰履齒折矣
公亮大笑御史既白案顯出公亮乃杜門却掃收召
寃魄發故所藏奇書手朱黃從橫讀之累萬軸皆有
注記性好夜坐每祁寒暑雨必潔几燃燭戒左右不

得近更卧起偵之一燈熒然萬籟俱寂其僕相與語
即非五濁世人公亮聞知更自得也既復數年賓客
益進海內肝膽之交多勸公亮稍出自白其志乃治
千金裝涉淮沂河將抵長安會妖書事起有仇家詐
言公亮實怨通之遂悵然望廬而返曰何物磔奴不
憶吾濫徵時夜半倉皇離老母身如孤豚未嘗心動
乃爲浮語懾耶疾馳歸盡螫殺其詐者四十人公亮
曰吾自計故無悔於心歲戊申吳中大水池魚騰霧
躍去公亮曰日者言吾行在郊此其徵矣乃購八文

盛歌舞置酒張樂日夜酣放以爲常而亦時時捉筆
伊吾戲演諸義語人曰曩者御史謂吾四目兩口幾
復非人乃不知素志如此耳已又盡積其稿瘞之題
曰說夢云亡何竟猝死友人張大復哭之曰嗟乎世
不復有斯人矣語去游戲汗濁之中夫夫則然其讀
書見大意天性也當被繫時有謀者告言太守使劄
子置櫬將加害衆口叟叟不如自斃公亮慨然曰箇
裏猶不惟廷命耶箕踞而卧當是時伯圭跨馬盡園
土南北意氣稍得雄房仲呼陸酒民掣韻撚鬚浮白

自快獨公亮酣睡息如雷質明論寢公亮曰吾始知
讀書便佳妖書之詐不思不憂則吾處之素矣公亮
既死其妻命子仕登縱婦女放還童僕守几筵持梵
不徹。

光祿陳公傳

光祿公諱拱明姓陳氏別號鳳宇嘗入貲爲鴻臚序
班轉光祿丞僮多奇節世稱陳光祿云光祿少讀
書十九試童子科不售喟然嘆曰丈夫得時則駕焉
能持毛錐向人乃貸貲遊淮揚因走荆襄間至剡愛

其土風醇茂有家焉之意已又北走鄭南走越西入
巴庸焚道十年卜居荆之沙市結納豪傑謀通萬貨
會朝廷詔起三殿購木荆楚川賈聞富民怖匿公獨
挺見荆守賈二百金發彭水抵清江買山斫之得數
十巨木以歸守屈指徃反不半歲喜曰公真奇人也
於是發庫金二萬令公獨肩其任而公提二萬金過
洞庭至辰沅界招集流亡數千人積穀萬石直趨清
江又泝江而上住巴州萬縣西達黔中連亘三鎮而
荆岳辰常叙馬重夔思石鎮黎永寧赤水之木簿筏

相接以萬萬計。公曰：嘻！爲者常成，行者常至，此不由人事哉！何省司徵木于楚公，亟馳歸會峽水陡漲，萬山之木順流東注，觸崖聞石，星離瓦，鮮公聞嘔血數升，倉皇西走，收拾餘將，僅償庫給。公曰：嗟！幸不負官繆，猶未辱命，謂湏捲土重來，肯令天道長爲政耶！亟馳東下，養疴三年，仍復之楚。雙流楊某者，公故人也。時秉木政，公就楊諮所便，楊盡取藏金與公，令入萬山中，相視。公又提金走萬山中，轉荆岳至東南川，西達岷峨，抵永瀨，如峒梭梭江北，折儒溪，黎州天全。

建昌各爲圖記兵載垂山刊木之宜與一時順流倒
瀉之勢不遺餘力既數年木蔽江下質貲萬萬公曰
吾故吳人納雙屨至止荆楚間旋却旋進幸有餘縵
而我每見荆人渡者江以內肩摩指掬多沉舟之患
外江廣內江十倍舟小水洶湧渡而覆者十三四矣
乃造巨艦六備外渡而甃石駕梁于江之內以便往
來荆人德之稱陳公渡云初公之自蜀歸吳也病甚
求醫曾得盛君後和盛曰公病內生息其內瘡耳非草
木所能及公撫膺曰此中如轉轂如懸旌必如君言

弗活矣盛請寄之因具言栞奕花竹魚鳥乃至名山
勝水皆不得一當盛頓足良久曰然則玄功乎公訝
曰豈塞允固靈根耶盛曰殆非然焉訣有之鍊精歸
氣鍊氣歸神鍊神合虛此者可以長年可以廣嗣而
公方轉轂懸旌其心料非所便公笑曰此可任也乃
遺棄萬事疊跂山中三年病良已既之楚嘗與段岐
陽李崑田徐曙菴袁九澤談說其事遂精求性命之
學後入貲爲郎落落風塵間要非其好說者謂有鄭
莊孔北海之風焉公以布衣從橫楚岷間富甲江左

走貴勢如鶩千里慕義轉相稱儉不必其償人或訝
之公笑曰凡我所爲力于人而伴于天公無子多娶
婦女自隨綺縞粉墨列屋閑居春秋既六十聞介弟
子之炳且長意有攸屬一夕裝遣諸婦女殆盡諸婦
女泣不肯行公淒然曰茫茫宇宙上壽幾人生泣別
孰與死泣別耶若曹皆定生子宜室家行矣于是內
庭間寂公意亦條然無閨闈想而內院馬姬湘蘭者
久處名下公知之馬亦知公湖海豪相慕尚遇公吳
閩介王穉登出所妮侍者媚公公弗與通散其裝數

百金而去語人曰故憐媪才何有暮年西子猶復情
癡我耶未久卒公買金不貲所畜荆楚巨才或在巴
蜀間者散不可集即文炳詣官訟理爲所匿予不識
光祿蓋聞之夏生云夏主又曰光祿材貌不逾中人
膽氣豪宕足令千人自廢也平居聞子弟談藝雖甚
怒叱咤如風雨必傾耳聽之勿厭生不得侍父東溪
翁念至輒絕父死將求善地藏之乃盡搆青烏家書
日夜讀之如諸生而又妙選專門康琴江樵若水者
與偕逆流沂夷陵過瞿塘覽漢中之勝右折入于播時

播功甫成置遵義郡沃野千里人物朴茂公曰本求
吉壤安二人乃得淳里可居也爲買田數十頃牛千
頭築室而老焉念道遠便欲付播人梁柱不果付輒
棄之已又得隧地于沔又念道遠又棄之君子曰光
祿之懷東溪翁不忘故鄉如此光祿年十二時爲島
夷所掠將殺之光祿睨其刀曰我不怖死而愛若刀
請以相贈君子曰吾以卜其終矣

薛君淑傳

薛氏其先居太倉之東鄉鎮鎮有四姓薛處一焉後

徙崑山父小隱翁位生君淑奇之名學閎讀書爲文章即埤錢王諸大家好事者竄其文入諸大家集中至今無能辯者小隱翁喜爲闢華屋羅圖書盛賓客一時名下士如徐壽昌允文歸有極梁辰魚之徒時集其家而海虞朱應鸞魏嘉謀同邑周詩夏禹錫顧懋宏張文柱夏暉遜相切劘爲詩友交座上嘗滿樽匝雲瀉歌舞襍逸迭不休王京兆亟稱慕之請與其卽同游處甚久禮敬彌嘉君淑又開別墅舍同舍生來學者若干人伊吾相聞燈火相屬聲名文物相

煥發意思欣然低頭變坐讀漆園吏司馬子長班孟
堅書制舉之外發爲詩歌圓潔簡鍊飛走四方好事
者又竊竊藏之以去王伯稠嘗語人讀君淑詩如遊
輞川青月映郭潏漣下上君淑聞知輟然自得也君
淑于圖集交友歌舞無所不勝獨遇佳山水苦無勝
具故嘗築岑樓居之題曰夢游散髮舒嘯欲令四山
俱響當是時家僮指千庾廩百賓從戚友嘗數十人
君淑脩然不異處子窺其戶閤若無人晚更死喪婚
娶憂患子姓穰穰君淑靜處一室亦如曩時君子曰

君淑讀書不爲今人意思寔勝古人晚歲觸事憫悵
忽忽自語恨不從阿父言當五十便謝去其諸生游
五嶽猶可以得志其友張大復聞之曰君無詐人不
憶曩者築岑樓時名卧游耶君淑大笑徐曰便可着
屐曾得似向子平畢婚娶乎其友亦大笑君淑孝事
小隱翁更爲命翁年八十猶挽強可百石君淑南糝
齡蹒跚咫尺說者謂其父子之稟受蓋有乘除焉夏
暉曰亦焉知挽強者八十而蹒跚不百歲耶此亦有
乘除其間矣君淑所著書甚多輒爲人取去詩集數

卷猶藏於家

龔登仕傳

龔登仕者故方伯清惠公五世孫初名時榮字華叔十三失怙依母兄居挺勁有力操紙筆立爲文章十年不得志乃冒外姓朱氏易名世恩選爲關榷吏諸關吏徒鼠竊蠅舐攫攘其閒而公恂恂如諸生無吏議關使者邊某善稱爲鷄群野鶴既滿考調學榷時監司議常平法將移富戶之役責成榷吏得公典永豐倉永豐粟陳陳相因觸手則化爲灰燼颺去御史疑

爲耗也坐公積侵至六百有奇公挺挺白御史遷延
三年吏無害于是獨身走長安授書張宮諭家宮諭
亦爲公稍稍延譽儒生而吏聲聞長安公又以閒讀
成旦書精其說選典史邢臺公嘗語人非吾故人張
季修座遇宮諭幾無所資讀律例矣乃之邢而邢苦
白晝盜從橫於路殺人如麻故典史萬端諭之不能
格公爲多樹白楊深溝斬廣設方略擒獲無筭盜亦
稍平邢故列屋爲徭而黠者多赦借以苦其貧無倚
者貧無倚者役不得休公用優免例清之怒其豪長

卒直公而析豪者僕十徭爲均公退自喜即小就而不鑿我性故有所用之也遷貴州定番州吏目定番在黔南萬里外土流襍處苗民惟土司約束流官無所事事而是時仲苗之桀黠者出沒爲盜勢洶洶民多思故鄉遁去公與約曰若曹即五方之民浮寄於是然而長子孫連姻戚其中者數世矣一旦轉徙如墳墓子孫何且不虞道喪亡耶若爲我方吾能擒其巨魁救此一方民民爭感奮於是修城垣治戰具亦時躍馬禦之多斬獲期明年正月大舉兵搗其巢擒

酋長老密典等數十人上首功幕府可四百餘會監
司檄往金石番搜賊構抵卧龍坡暴卒初公之任定
番也親故爲公難之公奮曰鬼方不輿地哉既至乃
在崇岡深箐中魑魅逢迎意不無少快搜捕之役又
當斬獲未定時心懸兩地病自內生識者哀其志不
竟焉得歲六十有二論曰龔氏故名族饒人物至登
仕貶損矣終能自行其志不負一官此與其家竹庄
先生何擇焉或言登仕墮地時毋夢綠衣卽者尺有
咫從雲端墜于懷此其徵夫登仕少依兄煥有成立

程氏草堂集卷之五
既壯與兄子挺游如兄弟卧龍之役挺實持其喪下
七盤嶺出五溪潭洞庭沂長江乃達于鄉挺語人吾
爾時嘗自分不呼吸矣予嘗晤登仕周茂仍座見婦
女恨然有聲意異人之性足以有為非學問所及豈
謬哉登仕官吏目法階登仕即作龔登仕傳

朱式之傳

公諱士則姓朱氏字式之其先華亭人徙崑山興於
文學有挺南茂南者時名大噪故公嘗自號見南也
父應龍娶於張故廉訪翁憲臣女生公白皙秀眼膚

幹魁碩廉訪翁奇之令與今封比部學有文章而是
時選法苛切不得志退隱于酒遂狎其野而安之嘗
語人自王無功落籍來收此鄉幸封拜而吾所得秫
足了麴蘖事請終身勿徙豈暇子孫謀哉每赴折柬
召必攝衣冠候伺毋側毋命之出欣然便往往必沉
醉嘗與同人酒飲晝夜彌連子漢徵以身諫不肯設
匱公顧笑曰醉鄉業衰矣自是減飲什之二間一飲
必大醉亡何愴不樂顧漢徵取曆曰將有適隱几
而逝公性長者喜著書多不肯示人既歿集其藏可

五百餘紙纚纚皆格言也故有田三頃濱江而腴債
家子頗睨之使人以酒沃公故倍其畝析券公析券
與之乃不知其田與江通猶石田也三年困賦償所
居舍猶不足僅手數鋌得僦屋居之望門輒請周某
者黠吏也負官租不能償偵得之詐以旁舍居間券
公竟遁去公執券詣舍主人主人謝無之公笑曰狡
一至是耶終默不泄既數年遇之于道其人面公倉
皇走公呼曰別久甚相念歎曲久之而退故奴某某
嘗鼠雀公既能颺去一奴衣鮮衣揚揚而至公望見

甚喜謂曰若無恙乎子長已勝農事耶張子曰凡世人之負朱式之皆其奴與黠吏也式之長者口不名人過故世莫聞知人謂式之美而碩法不宜貧若者豈復有寔態歟式之且苑猶手柳宗元集語漢徵即數言可千古予爲式之立傳已多乎哉

陳北溟傳

公陳姓夢龍名字雲卿父曰東溪翁東溪翁次舉公且長而從伯子光祿丞賈荆襄間嘗十年不得歸公獨與母居負笈游經人師頎然有拔起之志經人師

多器董公神廟初廷詔慎簡黷舍生縣不數儁公弱
寇甫應童子試輒見推擇每試輒高等而戊授饒甚
爲房御史所賞識署其牘曰秀鬱敏絕之才意殆不
與人共生活時以爲知言比試棘圍輒鍛羽南還意
弗少動無世人一切牢騷不平之態浮沉久之法得
里選陞太學而公適有疾疾復靡連不可止意晏如
也壬子子一中又以文高首薦於熊御史而公乃沾
沾喜曰吾有子足慰吾父泉下故亦不負予兄曩者
見推之意矣蓋其兄光祿行賈時自謂制舉一道當

讓吾弟云初東隱翁 負而贏未析箸債積楚岷中如
山如海公無所覩東隱翁晚歸視公公褰裾泣留翁
亦欣然就公養不復往而光祿亦時時輦湖襄債物
抵吳中與公券公執券收責或爲牙儉籠去都置勿
較即公自以其貲券人人勿償公亦勿較也故嘗語
人物之去兼各有定數即其負我不願償者皆有物
使之光祿聞知輒大喜曰弟懶不足與謀乃其天性
踈財真伯仲矣公性沉靜寡言笑容止端好隣女嘗
登牆窺之意相迫公守禮自衛絕未嘗有子弟之過

生平不妄與人既定交終身不易同志者造之輒命
奕爲設廣床大被留連竟日夜或憑陵大叫亂呼五
白輒解橐相與人曰某嘗負君忘償君獨償人耶公
大笑曰是亦數也張子曰予嘗弔唐生允元之喪問
其子樵殮事皆由陳公即其子之娶婦亦由陳公也
或曰何獨爾哉隣人馬某者死無殮孤童無依皆公
身之矣予少與公善時掠王孺和過之見公讀司馬
子長書所爲八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
七十背手自抄寘朱黃爛然亦時聞落子聲續續聞

有月旦人者輒曰君無然故嘗相與嘆服其爲等少
長者然不如吾友夏士琰知之特詳公嘗師事陸憲
副憲副既貴又命其子某師事公曰此真吾輩人其
後憲副守荊州而公以便道懷刺入謁執弟子禮甚
恭無所乞即公家桴筏相望湖襄間可居間就便利
公弗乞也蓋其厚施嚴自治類如此

李季鷹傳

李季鷹者故崑山儒家子名文翰早歲喪母毀瘠如
成人祖其憐其清慧孳翼之多恩勞稍長令就塾師

學多兼人之悟同舍生數十輩課無先季鷹者而季鷹故不肖竟學聞躍馬聞沒蹴踘擲蒲粘竿面具之戲則色意飛悅懷其課適去時梁伯龍風流跌宕推明音律而鄭笠唐虞陳梅之徒諧節相高吹管相逐稱里中絕調季鷹聞之更大喜時從花陰月底竊竊聽之遂盡其聲諸人聞知爭相迎致目爲後來之雋不與他徵逐等伯龍嘗晉語人昔人以繞梁激塵爲此道拔萃政不必然如去季喉瑟瑟故當獨求季鷹時聞之更大喜自負也當是時少年場中競推盟主舞榭歌

筵非季鷹弗歡矣縉紳學士大夫廣宴曲席非季鷹
弗歡矣綠鬟紅綃巴童嫗子綺縞粉墨三三兩兩之
場非季鷹弗歡矣而季鷹性故亢急解者與之非類
者拒之聞高門折柬之召則感額而謝不遑或辭以
疾即強之去低頭默默都不得一言見僕夫整駕如
檻猿籠鳥飛走不暇嘗喟然曰天許我作散人人又
知我散而與之柰何相苦以不欲聞之事相責以不
能堪之禮哉聞者信其誠即時有觸忤不深督過云
行年五十猶復跨鞍作便捷態與里中小兒爭道疾

馳或儼紅促坐輒彈其聲歌相笑樂人或請之噤其
口走矣季鷹飄鬚瘦骨修潔自喜雖敝服荆履多不
受塵滓四時之薦必掩袂爲孺子泣即歌舞相邀不
更日痛其母之不逮養且念祖恩深至也初歲問渡
桃葉訪冶大橋弔貞娘蘇小小墓自詫骯髒俠骨終
爲情死後登天目縱觀刁住玉立諸勝處聞衲子悲
修淨土兩願翁翁昕夕誦法王書矣張子曰予與季
鷹遊甚久知之爲詳即季鷹自謂散人乃好揚人善
而曲護其所不及於今世未數數也而世之論者輒

訝其去來自恣夫誠去來自恣乎則散人者無貴
矣

石廩山人傳

石廩山人者予友顧僧孺名遠世居崑山姓陸氏教
歲時秀外巧倩髮鬢行里中顧太公一見竒之請
於陸翁祈冒顧姓已試爲博士弟子遂姓顧氏僧孺
爲人個儻自喜警敏過人一目兩行俱下輒成誦雖
傾蓋之談造次之面後數十年語及之歷歷如指諸
掌里人爲之語曰莫愁忘問周郎周僧孺小字也十

七游膠庠舉止翩翩吐詞矯夭絕衆識者艷之謂旦
夕且摩天去竟不大售僧孺弗措于懷曰吾觀諸弟
子操三寸管取功名富貴如拾地上芥豈人事耶夫
安用皇皇汲汲爲乃去游于酒人自晨達暮飲不能
數合然座有僧孺則人又自得僧孺亦樂與款談歡
歌決賭無所倦人謂僧孺與人易都不復別擇笑不
答乃不知其陰勒雅俗而疎密就之無混者性好山
水遇風日清麗足趾不自禁必興盡乃止嘗自恨耳
目所際不過數百里間無奇聞壯觀可以自廣語或

及之一往而深其形欲就與人交款曲周至然絕不能吐匿心之語以相歡而又不能忍其不可之面向俗下人人或惡之輒大喜中歲僦屋數椽居虞浦捲簾晝坐多深湛之思披其戶闐然但聞琴琴鐺響案上湯臨川詞譜丘毛伯文數卷而已年四十自號石廩山人人問山人子不識廬山安取石廩笑曰吾寄也吾聞廬山五老峰水簾出焉雪翻雷鳴可濯可漑吾有田二十畝與湖通汗不可耕將取餼于廬山廩石漱瀑當不令宗雷陶謝輩笑人張生曰予墮地先

山人遠甚乃其游如兄弟然山人好行清夜與予同
眉眼如刻吐音清圓觀者爭道呼爲玉人爾時自笑
我非吾家平子可與游然而果擲者不至矣無何予
髮如雪山人亦斑文籍數卷滿口就間擇地後躡身
無放言斯亦煉剛繞指之漸矣石廩避思豈爲是歟
山人初名啟麟更名遠予戲字之遠公不果行嗟乎
遠公故石廩山中也多生前豈有因耶山人欣然
笑曰子爲我傳之傳如此

周仲昭傳

周仲昭者故周康僖公曾孫名昱祖曰鳳泰字于舜嘗闢凝香夢芝六如雲谷諸館蓄古法書名畫鐫鑿曩鼎號于舜家藏名聞江左而仲昭與其兄景以孤童繼祖父之業立意清遠不欲聞齷齪鄙瑣之務隆師取友門館寂然世父汝化愛其婉孌嘗欲抱撫之毋顧不可舅偃師公允杰心異仲昭亦憐愛之如己子而仲昭吐詞驚人自舉業歌詩學書語言酬應彈碁動操乃至服御帳具施予緩急皆不令世有一人出其上小試弗售輒負其高氣懷遺世特立之想間

游酒人飛絲比竹鳴鳴自快亦時六博檮蒲憑陵大
叫曰何物監子家無擔石輸百萬耶當是時人謂仲
昭名家子不解家人作產事乃不知其情念歎曲能
緩急憂患出所藏金相順適多諳習世務者所未及
知仲昭終不自明其德也或有睨于舜藏者心鄙其
人佯爲不知聽之即重累百金飄雲過之矣亡何妻
顧氏卒仲昭窺鏡嘆曰曩者髮未燥讀賈長沙晁大
夫傳謂羊踰二十便足了千秋事今我過之更效安
仁憔悴絲髮哉乃徒步走洞庭登七十二峰時捲

簾晝卧時秉燭夜游人莫窺其意所向爲祖母喪悲
咽不勝而逝得歲三十有七子演女嫁邵敬脩仲昭
秀目倩輔有志有情嘗師事張子多攝身服勤左右
雅亦不欲令其師作第二人張子曰吾曩者夢見仲
昭不知吾身之去先春館也曉風殘月黯然出涕嗟
乎嗟乎仲昭若在肯令此一寸心默默無與語耶作
周仲昭傳

梁園傳

歌曲之稱崑山或曰自魏良輔始其後爲梁伯龍氏

伯龍之裔孫曰梁園者字雪士生不及伯龍時而好傳其聲又廣而求之吳興茂苑之間集諸家之要或曰其原本出王問琴氏問琴嘗比音于伯龍伯龍稱善雪士以此自喜故事歌曲唱字而字韻悠揚曲折不離其母後稍唱韻而遺其字遂爲聲病雪士知之轉氣於喉微若絲焉發若括焉雅與字合而悠揚曲折之用時騁而不能束識者知其氣之不長也人或尤之雪士曰吾師固嘗云爾久之而人服其得字無誤謬焉客有稱張伯華善簫者伯龍嘗倚歌和之而

合則又去學爲簫而簫善或稱笙廟史云雪士貌娟好
便體而青髭髮可長八盤被服縞素良辰清夜扶路
唱樂兒女子知是雪士爭門觀之而花陰柳下無弗
願私雪士者嘗從一妓遁去委頓而歸又一妓挑之
載與俱五年弗能返其友人訶之然後歸而雪士私
其友曰吾故有慧劍能隨魔軍否者且詛汝矣其友
大笑雪士亦大笑雪士于少年游無所不習而雅好
自飭平居泊然多去尖而就澹頗爲有識者所推許
四方家士過崑山多問雪士安在願與俱游願獨不

能忍其決賭之好每握槊呼盧叫器四顧即不持一錢故自有百萬之槩諸貴人多邀雪士與戲對局輒迷常震懼雪士益以此自負即露肘爲之勿厭也雪士父京母朱甚憐雪士雪士亦謹事父母有至性即處軼樂不忘內顧憂父初惡欲撻之乃稱其孝戚里亦無間言者嘗累月持齋素爲父若母懺初謁武當已叅補陀誠苦自力非復騷人雅士所堪而雪士自以爲得也既疾亟薰沐持誦不輟有歌者張朗季按拍微吟其音如髮而氣且不屬矣得年三十有五

初娶黃生子二人黃死而以其一寄養陳氏再娶徐
生子女三人雪士泣語其妻即不諱勿以黃口累我
父母可盡如外寄例聞者悲之張子曰語有之蓋棺
論定其梁雪士之謂歟夫雪士所謂閭巷年少其行
事近無賴而誠心爲質與物多情既死而人爭傷悼
之也即其所持聲歌之道於時論未必盡合然精之
所注人莫能搖豈淮南王所稱瓠梁之徒歟而後亦
不失伯龍氏之苗裔也雪士嘗元旦禮雲棲述其告
大衆之語曰但持慚愧心只一句彌陀可了雪士爲

父母疇兒甚虔人或非笑之聽所懺語多及其所與
游嘗免雪士于貧阨者淚蘇蘇下斯亦不昧因果進
乎道者哉

沈親傳

練水徐孺毅作青樓傳載沈親婉麗狀頗肖然不能
道其情念所鍾又不及其憤鬱以死予嘗少之壬子
冬夢與親別既覺淚痕熒熒枕席間私自恚曰樂天
有言平生憶念消磨盡昨夜緣何入夢來因歌枕紀
其始末親姓徐氏嘉善人父母蠶桑自給有餘絲生

子二人後舉親八歲時母嘗携親水側眉髮如黛膚凝脂瑩白可念有沈媪從舟中望見親注目良久佯呼徐母與語而私自念吾在風塵久未見此娃趣語其夫債何居也夫曰敬諾乃厚自秘詐言買絲嘉湖間而時時候伺徐母在箔代母抱舟去復來來則繫桑下如其家或飼親飲食都無所忌一日有相人相親兩睛爍爍顧微起法當天離父母乃免徐母信之不知其媪謀也時以親寄卧舟中媪亦如禮倩媒妁居間詎爲女徃來無期後不復至徐母使人踪跡萬

端數年始得媪處亟馳往至則親已及瓜破矣親見
母相持哭甚哀而日游窓罅間恍恍久之曰履聲不
惡當是可兒偵之則一美少年慕親來者也親既美
艷定情後益復柔婉目光爛爛不住所着皆迷媪又
藉親聲譽選色徵歌鮮衣華屋桂壽長福之侶鶯喉
婉轉翠袖翩翩居然平康宛而一時蹴鞠樗蒲鬪鷄
走馬之伎三三兩兩曳踵雜選親所當意輒取纏頭
錦爲容嚴飾去不悵懷每花辰月夕雨窓張館或援
琴而歌或凭床而繡或臨池揮灑或接膝手談雙頰

微丹凝眸睇遠侍者知其念所之矣嘗讀陳史適與
意會不覺推案起曰何物小孺子堪作男后脫不幸
與此卽同時卽爲女主不恨耳有貴勢人聞而悅之
使人百計從史求專外倖親欲邀其庇借以辭大賈
佯承之念不在也有某生者知狀不履不衫隔花溪
躍馬故作猿捷態親私挑之趨婢邀秘曲房與通輒
累晝夜嫗知逐婢自是忽忽不怡眉宇縈鍾形懶神
嫗常不知其肢體所在嫗怒白之官判與生絕以黃
金十鎰裝枕中貽生訣曰因緣未斷後會可期所幸

我食君鮮君曉我愛後亦不復念去混跡梨園中以品
序人物而一時潦倒樂工亦未有當親倖者小有會
未愜則顧司馬王京北梁山人曲爲償護毋令嫗知
一日親方與諸伶戲宛玉履珠蕭洒絕衆忽然失措
男粧女儀或曰此微服宛者前某生也久之親忽遁
去有官人重親手談親與決賭令青髭數輩視目送
未幾置子錯亂且三遺矣自是履行無定嘗過故居
唏噓桑下其後遂不復見或曰親獨身走吳興病且
死而是時臨川所傳杜女還魂事方行江南親覓之

而泣至游魂散花歌曰莫道重泉難再曉也須深夜
散花來遂暝或曰親死若溪其養女沈昭云病居士
曰湯先生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
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
之至也良然予知沈文卿久直不難一死以酬其急
急選才之念竟於憤鬱無聊悲歌自絕才難不其然
耶當文卿時江南興于婉艷王季昭用尼死白生以
媿斃然季昭多愛貌似當家白生有爲而作文卿方
之其天性歟其天性歟

丁承祚傳

丁承祚者沈氏子或言其小時清慧丁漳南使人抱
撫之遂冒姓丁氏性健捷行如脫兔雖復闐闐之間
履膝駢集便體過之人無知者遇擣蒲蹴鞠弄丸走
械之技無不奮臂擊攫跳躍其傍拉與戲不進左右
袒而已每深夜被酒輒罵人其聲函胡都不可了聽
久若一方里之外或好風良夜或雨霰淒其漏斷人
靜恨然有聲知爲丁承祚罵人也過者避匿或彷彿其
聲戲相酬應則恚罵愈甚或其人佯怒趨之輒健其

戶而罵握拳嚼齒撼床裂席頃刻若無所容久之漸解已復大罵如初鷄鳴喔喔曾不少疲如是者三十餘年而同里之人不深諳過小兒不怖即帶夢聞之亦勿啼當大罵時或望見其所與游稱謹厚者輒屏息簾間久之乃出罵如初或曰其隣人習爲故常即三十年間曾莫名其所指之事所恨之人與其所游處取醉者或曰承祚意有所恨即恚罵無常其所指者一人耳故人不甚怨之或曰其罵無言但盡吐其忿恨不平之氣于人無所觸徒冷不知者笑而知者

憐也承祚與兄割垣而處其地漸縮乃至耜楹几席
甌噐都空無所着出不施局鑰則隣人爲守之雅無
寒儉牢騷之態所衣澣布衣楚楚自蔽或廿年不更
爲故有子貞事承祚甚孝承祚醉恚罵貞輒長跪床
前候伺色解進所嗜即承祚酣寢勿敢自逸貞死而
承祚罵人時始蘇蘇殞涕矣張子曰先輩梁伯龍呼
承祚阿丁一時同調者皆呼阿丁丁唯唯惟命尋聲
而氣下也母其衷有極隱大痛欲殺欲割而不可故
以罵消耗之歟承祚故快人年少所歷多華豔可喜

之場無隱過生平不造貴勢人夫其中亦有以自信者蘇子瞻曰嗔喜皆可作佛事承祚即罵人猶悔於心我承祚與予同里所謂見謹厚而屏息簾間者予其一人也。

秦原素先生傳

秦原素先生者名冲玄維揚人也生有異骨好談說神仙冲舉之事既數歲遁去兄某者物色以歸閱壘中意甚厭苦之指所授袈語人曰此名利之鈎餌也即幸滄之乘良刺肥白首羅綺能常住吾七尺乎久

之復適去兄某者意欲聽之乃擔簞躡屨變姓名
徐武山亂走萬山中遂適遊齊魯燕趙吳越之墟遇
行者于塗意所屬輒下之然慎擇所與遊不投分而
諸行者樂其坦廓都贈萬金良方乃去嘗入天真山
棲茅君觀賣藥自給而所活人無算得鎚甚贏乃多
買松檜植之餘鎚紆妻裝橐棄之而去兄某者入山
訪之不值或過先生吳中偕數十道侶布袍草屨坐
上座諸人若委分而稟學為有一人頓瘠氣僅屬而
雙鬢童者俛首視先生則先生所活洛陽貢士劉如

野既絕而避後登春官第為吏部郎者也郎嘗題書
招先生先生一往請與偕不許請路符行之又不許
曰何有道人乘軒過長安不令府中吏望見而却走
乎與我歎鉤餌而之萬山意云何矣遂去後不復見
或又遇之崑山佛寺從數輩大賈奕諸大賈禮事之
如事其師有密問輒不荅曰聞之師非其人不妄傳
吾視此世界無可傳者而人始知先生亂走山中時
蓋陰以求天下士而後不知其所從得之者也久之
間往入真則積翠如偃蓋數把而羸先生倚樹嘆曰

仙乎仙乎遂望崑而返而其兄某者已老壽無子趨
語先生即子未冲舉而已絕人通如秦氏何先生面
而許之娶婦頗遂生子崑山人或問之笑曰有人定
十五年而耳聞嬰啼者既娶生子不復聞嬰啼矣凡
吾所以為此者數也先生所歲書甚多于誠耀能讀
父書傳孺居奉母有孝行

論曰余識先生佛寺中遂久其為予言如此先生廣
穎方頗不爐不扇坐必鍵其室予每偵之竟晝夜不
款嘗問先生默朝之道若何先生笑不應又嘗夜起

頃先生時盛暑捫衣冠面佛寺大樹而坐有燈光照
耀樹杪杏葉通綠緋衣人相間坐不知何祥也予亦
莫敢問先生或曰此其得事之時耶癸丑之歲先生
念予弟世長再過草堂面如渥丹髮差白先生亦自
云吾老矣畢某者與先生交而善故常稱之一日趨
洗更衣入樓遂脫其子亟趨呼之聲出中黃三呼三
應先生語予曰此所謂尸解者也猶謂此岳界無人
哉

任敬泉先生傳

公諱勉學姓任氏世居南山福德里父應魁母徐氏
大父盛以學行名于郡校學者宗師之必曰益齋先
生益齋先生撫公嚴然甚愛有所剖析必詳首尾公
亦致志而稟學焉隆慶丁卯舍旁醴水滄出而公道
隸學官弟子負人曰祥也故自號敬泉公性端重面
微赤紆步詳視衣冠儼雅每從同舍生就博士席進
退盤辟不失尺寸同舍生呼為黑任公黑任公與人
易不務高抗斬截而終不能離其異已者人愈嚴重
之飲酒談笑意氣豁如也母徐且老室于牀公謝酒

人遊謹身奉母嘗籠画省鳥而母聽之願為解公輒
雕其籠加慢焉鳥亦盡韵而鳴子母相顧而樂其實
天性好之有鳴癖也所居墉隙檐際多植名卉及期
爛然奉母歷寒暑勿間隣人失火將及公公破烟焰
入負母以趨為設厚榻室母撲被覆之啖以菓餌而
後旋入燔中取所籠二鳥而二鳥不傷子母大笑餘
無所問時母年九十公亦六十餘矣母以遂不復籠
然時從茂林修竹聞伊嚶聲輒低回啣之或偕一二
同舍生雙柑斗酒欣然竟日公好閒居不喜見女嚮

襟之事對子弟必揖衣冠居必別室獨宋姬侍姬能
順適公意故公安之且起姬問而嗜必齋而後進而
公亦揖衣冠坐七筯盤匱不適不御也然宋姬侍公
二十年無弗適者公亦未嘗與姬並案而食人或問
之輒曰性也已而自箴曰吾力不能對妻子柰何以
若若者閉人于阱而吐其心之所不然大冠如箕直
上直視之矣吾是以行年八十而無愴于懷公飲性
中上所噉不下少壯人已乃大縮姬恐舉問公公箴
曰日涉日損時固爾爾所居小軒公寄傲處也庭列

大盜植芙蓉盛開公昂首觀之甚歡已折置膳航命
酒酒不入會女孫從外來公飯之粲笑曰偶歲之遂
不及盡亡何竟暝得歲八十有一公娶浦氏子一人
啟元細瘦有文早卒孫天錫張子曰余與公為五世
遊退考遊籍無五世者獨公一人耳然與公晤不甚
數獨顯皇帝己丑庚寅之間時集與鹿園談笑甚
劇既去不復見丙寅初夏楚楚造予問所御曰穆
廟初物也吾爾時如揖晉漢人幾欲從公問都邑矣
公既歿而朱生為予言公家無譜先生宜為之傳嗟

乎予傳亦何能盡公予猶憶公平生莫逆之歡多貴
執既老都不及其所與遊即公固可知已予自少從
先父見益齋先生談易論語諸子綱目鶴林玉露諸
書夜分疊疊能盡卷不錯一字又所聞感激凌隕陽
事惡其不良于官而絕之氣甚壯而惜乎不及詳也
任之族于崑者三桃源公泰進卿公臨皆與益齋先
生同時獨先生不得一第以老而後皆寥寥矣天錫
能述父事安貧養晦夫所謂不于其身于其子孫者
耶顯微之際不能無累嘆焉

張大夫四十小傳

大夫守紹興之既二年郡理翔洽時有鬪忿于大夫者大夫亟告歸朝省中憲公暨李恭人便掃榻尊字擁萬卷自衛有終焉之志中外人昌言于朝謂大夫宜以時出不得久自高尚大夫笑曰用之則行吾知之何煩擬議耶嘗經營群籍竊竊爲二十年規客詣大夫將有進大夫語客曰吾每怪人言慶爲遠志出爲小草以此兩名者爲有譏列正不必然十尋之竹達于勾萌無涯之智取之冲慧彼兩名固一物耳晉

人不樂莊語遂愚後生而不惟其旨之固遠也小草
正復難又曰觀書之要必以孟氏論世爲宗蓋必論
其世然後可以知其人揚馬班劉李杜韓蘇之徒故
有持論甚偏而原本歷然不可易者當其世也世輕
世重安得以今人之意忝之而槩云有善有不善耶
古人執有故是學病人無雕刻咫尺其出也則
誠小草而已矣吾曩者誦數十萬言自謂了然心手
今覆視之而有未必然者非識長也昔舉業而今古
文詞是亦當吾之世異也故孟子必曰是以論其世

也客味大夫言不發詞而退大夫神情朗悟氣宇淵
淵嘗語人曰浮生之用無非知見所貴扶微而出盡
臆而思要之不離正當者是蓋正則有體當則必行
天下國家可均也獨文詞乎哉初試刑部讞決中州
寃民盡活出守紹郡政宏大綱不存小察其歸也角
巾故里門無雜賓聽其議論之弘辨矜憤盡掛退處
寂寂聞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張子曰予謂大夫
古今二業信文章家有摠萃云彼其靈空美秀經遠
而常處不競之地殆如見其爲人矣嘗把酒相娛樂

神理橫流或在耳目或在言笑今沉鬱頽倚之氣無所不舒久之而謬以予爲真可與語也將有紀焉朱漢徵曰大夫今年四十爲之傳則何如予笑曰爲大夫四十而傳者早爲予傳且以異日者恐予已老也作張大夫四十小傳

兩生朱公傳

兩生公故陝西按察使敦厚王公之裔父母氏生公六十四日而里人朱翁無子抱公子之故遂姓朱氏諱應科名聞曩較聞嘗自號兩生人曰公號

兩生豈亦其有感與公懷然曰吾之感可勝道哉父
提呱呱孤雛朱氏周一歲而朱母舉弟鰥乳絕則育
于朱大父公公與朱大母孚翼之備諸恩勞稍
長而大父沾沾喜曰是駮爲吾家兒家用饒且駮駮
見頭角豈朱氏待子而立耶十歲就外傳傳不煩十
五學爲干時之業三易師而業就滾滾不自休遂用
以隸博士之籍當是時朝議裁格每三歲升于學者
十五人耳我無所緣而俛得之人不以爲倖遂告諸
句曲計得一當以報朱翁遠迹敦厚之緒而配金氏

者死矣歸提孤女孑然久之再娶于徐徐撫孤女特
愛晝必設脯而身御柔茹以爲恒然吾固不欲自怠
于學帖擘益勤而大兒黜遂用以射主司之覆偕計
吏止春官而吾猶恐其逾也即公正不欲發憤云人
曰卽且貴公可以報朱氏矣如水木之義何公泫然
曰固也猶憶垂髫時歲過王氏許甥舅相呼也吾固
不知其爲吾家蓋聞之舅氏而私心隱隱痛痛焉然
非朱氏大父母吾何所恃以有其今日耶聞者色動
以告其友張子張子曰吾聞而生庭訓蓋有三事焉

要必以心術爲本其言甚大當年朱翁繼兩生再舉
次繼兩生之勢中立矣朱太公以其家羨饒而奇之
斯亦亦知兩生哉士伸于知己忍去之耶然聞兩生
爲朱氏存丘壠經營良苦即其子已貴雅不與外事
相闕而厚施王氏王氏子都待以舉火斯豈負大丈
夫胸懷本趣乎兩生秀目方頤長不能滿七尺而毅
然有異人之氣遜以出之識者謂爲今之古人云子
三大受今乙卯舉人大賓大良皆能其故業女嫁

氏